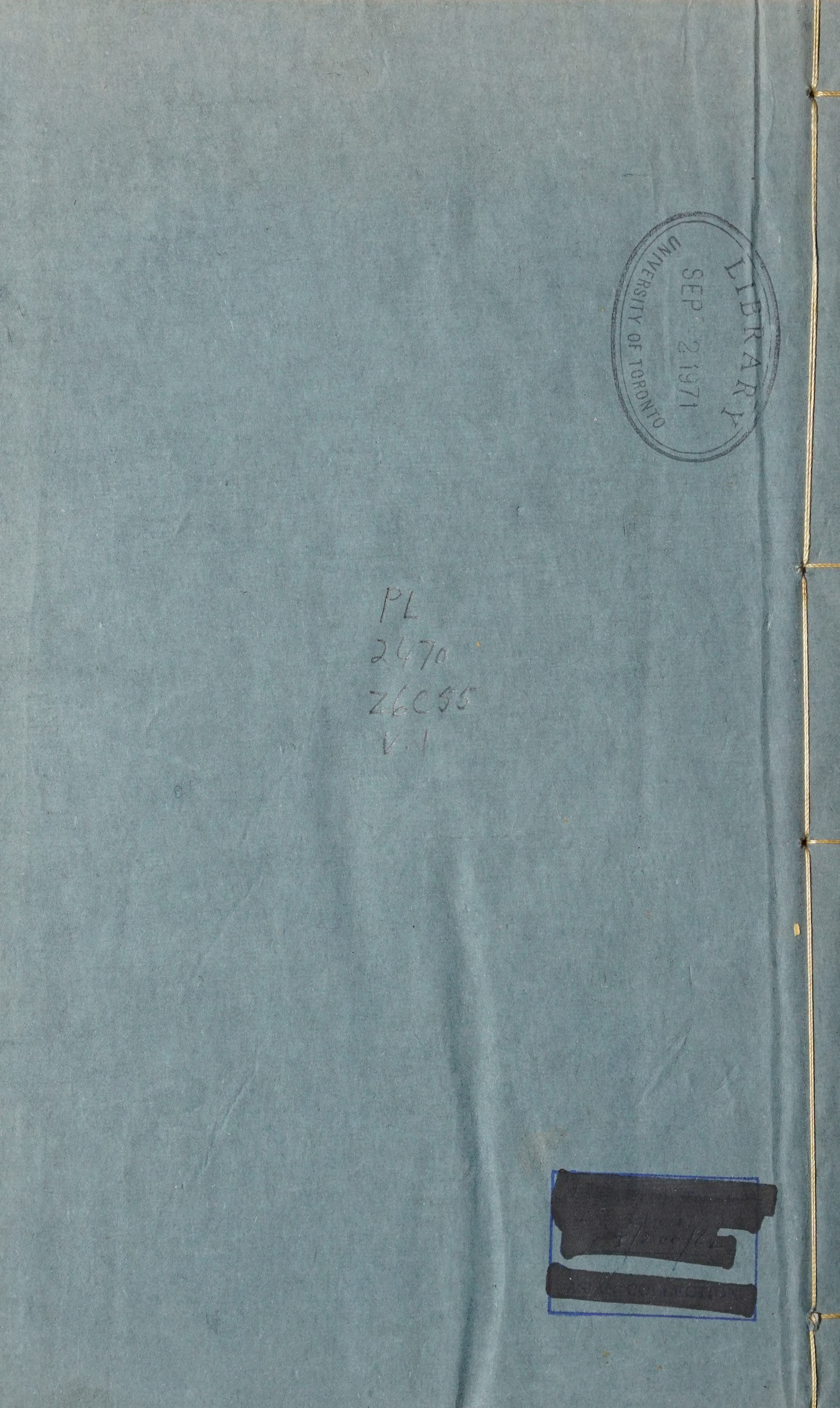






序

漢以來諸儒說經安其所習毁所不見各是其師互相爭擊其於春秋尤屬聚訟然春秋之義自孔子出孔子沒而微言絕當孔子作春秋時孔門高弟如游夏不能贊一辭降自高赤已多失其本義況兩漢諸儒穿鑿經言附會時事宜其不足語也英也讀經之下玩其本文考諸三傳常有所不安矣自顧淺學𡰱聞不敢以諓諓之見窺測聖經以爲無所師承而妄爲臆說又諸儒之所笑也嘗以左氏依經立傳原本

附末或紀而不斷與經相發或遂論其得失雖意不盡合於孔子而其述國家興亡治亂君臣暴弱賢奸天道災祥吉凶人事得喪善敗如見其圖如示諸掌自七國以後史所載政事之根柢人倫之變局敗家亡國女子小人之情狀具於是書乎見之其亦可以觀矣顧齊桓晉文之事亂臣賊子之案與史官之大法其崇論閎議可爲法戒者左氏著其什九而其自相牴牾或好事而失之誣者後之君子皆能言之英也竊取賦詩斷章之義讀其書拾其所遺者因而究

焉既不敢窺於孔子之墻亦非以摘左氏之伏葢有觸於胸斯筆於簡固自一人之見云爾後之覽者謂我借左氏以涉史謹謝不敏謂我因傳而測經則我之所不受也今年夏客濟南無事日有札記月而要之十二公共一百一十事得文一百一十有一錄爲二卷以俟君子

康熙四十三年秋九月吳郡朱元英師晦甫書



左傳拾遺卷上

吳郡朱元英師晦甫著

元年春王周正月　隱公元年

孔子不以夏時冠周月姚江王氏之論可謂辨矣豫章熊氏曰陽生於子即爲春陰生於午即爲秋是之謂天統其言也確尤可守也[illegible]今之明春秋者主胡氏胡氏曰書春行夏時也以爲此孔子之志云爾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孔子嘗以論爲邦於是乎因春秋而以其志見之守其說者堅或與之博辨

而終不悟曰吾受之孔子也夫徵古而受之孔子吾乃持後儒之説斷斷然與之爭以求勝彼方以爲罪之大者而肯聽其説哉宜其益堅也余請易其辭曰孔子之志豈不以建寅以爲春首以序四時則協人事便政令天人合德上下一聽無月朔月令參差錯互之紛紛乎必曰然然則孔子將行其志當書春於周之三月四月五月書夏於周之六月七月八月秋冬以次移焉不應逆而書春於夏之十一月夏正月寅也周正月子也行夏之時而加春於子月爲行夏

時乎爲用周時乎春秋紀事之書非教農之書書正月則周正月書春則周王之春左氏簡而明矣胡氏未之思也而世儒終身惑焉則夫胡氏之書而曰孔子之志余不敢以盡信矣且春秋尊王而首變易其大章孔子奚以治亂臣賊子

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 隱公元年

夏四月隱居攝之四月也蒞政方新宜有德威焉以鎮於其下而費伯創非時之役不稟命而用其民費伯殆將示權於國人以建於魯故乘攝主之間以有

此舉也延及昭定三家以張遂使魯有大夫而無其君三家之强非費伯作之俑哉甚矣隱之選軟而不能君也不能君而在此位乃倀倀然睹强臣悍族之肆行無忌於國則是啟之也語曰爲虺不摧行將爲蛇兩葉不伐將用斧柯夫我見其虺與兩葉也而束手以縱之豈獨自喪其斧柯之用固已拳而授人以柄矣安在後人之能摧伐之哉是故公家之多故奸人之資也司馬氏之於曹魏桓氏之於東晉皆是物也國家無事朝廷勵精則無所容其蘖而銷之常早

國家有事內爭利於父子兄弟之間則姦人乘間以生其翼而置之毒聖人曰知幾其神乎知之者絕惡於未萌也隱公居攝費伯城郎君子可以觀矣

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 隱公元年

國君之於弟其能恩義兼盡處之合道也難矣哉毋在則毋驕憐之不得納於度卽無毋矣弟吾天性之親也不可繩以法漢淮南厲王殺辟陽侯於朝居處驕甚袁盎言於文帝曰諸侯太驕必生患可削其地

弗用淮南盎橫後以棘蒲侯柴武太子謀反事覺治連淮南乃遷之蜀轞車傳送袁盎復言曰陛下素驕淮南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爲人剛如遇霧露道死陛下有殺弟之名弗聽厲王行至雍死文帝爲之輟食哀哭見袁盎而悔之夫悔者人之爲善者機也用此可以開導主上陳古今而立之制永爲後世子孫式因使人主之於弟匡之以義而得盡其恩則古大臣至誠悟主引之於堯舜之道者之事也盎不出此而曰此往事豈足悔又盛稱三高

世行以謏帝而解慰之且移其過於有司曰有司衞不謹由是以談文帝不幾無過矣乎惜哉盎之學得之口耳雖立朝廷常引大體而未究其本末闇於帝王之理也舜封象於有鼻使吏治其國納貢稅於象所以富貴之舜常常欲見象象源源而來所以親愛之既保其身又無暴於民此非古帝王待弟之故事哉盎苟乘帝之悔說之學舜立制以垂子孫雖無及於厲王足為漢良法世世賴之則盎前兩諫為不虛矣不㴉見盎忠告之大哉惜也止於分王其三子以

尉轞車之鬼也鄭伯克叚於鄢三傳皆罪鄭伯其言詳矣而左氏獨曰書鄭伯譏失教也夫使鄭伯封叚於京而又教之不幾於道乎余讀左氏有感於袁盎論淮南之事故書而識之

宋穆公卒殤公即位 隱公三年

穆公致國乎與夷左氏嘉宣公而說之以詩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信如咸宜而荷百祿也則與夷不殤矣與夷之殤宣殤之也幸而穆公不忮不害終穆公之世與夷無恙使穆公而爲宋太宗則與夷幾何

而不爲德昭德芳也會及逮於公子馮之手乎夫宣公爲君與夷爲太子父沒子嗣正也穆誠賢於與夷以與夷爲君以穆爲相使佐宋國則社稷國人皆將賴之其當時無居攝易樹之紛其後無弒君亂國之禍乃所謂其子享之也命之是宜而百祿之荷固在宣公之不立弟而立子也魯隱攝而害其身宋穆攝而害及於嗣君故有國者世及之典不可不從先王之正也且使穆而不授國乎與夷則不義如殺馮而授國乎與夷則不仁甚矣穆之賢也猶逐馮而致國

乎與夷也然則宣公立與夷而相穆公馮固無自以
生覬覦之心則與夷不殤矣公羊子之責宣公非刻
論也左氏失之吳諸樊餘祭兄弟相授而亂在闔廬
宋宣穆相授而亂在馮如出一轍故國君有子立子
無子立孫

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　隱

公三年

內寵匹嫡大都耦國亂之本也衞州吁之母有寵於
莊公州吁固公之愛子哉寵其母以及其子人情之

常乃溺而弗察至於好兵而弗爲禁則是莊授之刃以殺嗣君也雖然此非莊公之所能知也聖者絕於未萌明者見於始生勇者斷於將蔓莊弗友於妻而溺於所嬖嬖其母愛其子不過用愛妾嬌子之樂以自娛爾雖石碏有言且必以爲太子自定吁於何有因忽其言而益縱之凡所謂後此之禍機將來之國釁莊胷中初無是物焉嗚呼彼惡知其卒殺完而亂衞耶夫殺完而亂衞石子之所早見也寵其母愛其子則莊公之所知也世主之不禁愛子者多矣幼則

不禁其戲弄少長則不禁其遊佚嬖於宦寺則不禁
交於外臣則不禁皆溺愛而失義方之敎者也而其
甚乃至於不禁其好兵兵凶器也無有於兄亦無有
於父今日好之他日惟其所擬耳危哉莊也其以完
代也故先王禮制之設不廢於宫庭衣服有制出入
有度財用有程頒賜有節公帑雖富不以貲其子葢
杜其萌也夫宫中之子至於好兵而弗爲禁莊烏得
以有其子完烏得以有其弟哉噫嘻終風且暴謔浪
笑傲衛莊公狂昜之人也謹幾愼始非其所知吾以

戈後之君子

石碏教厚朝陳　隱公四年

犯顏切諫怒其君而殺其身余無取焉忠戇自喜義形於色僨國事而殺其身余無取焉夫忠者盡吾心於人所不知之處而終有濟於國則石子其人矣州吁好兵進諫於君不聽而止無有煩言其子厚與州吁遊嘗禁之矣不可而止然厚不知其父之惡我也石子亦不使其子之知我惡之也此其於妻子之際可謂密哉機事不密則害成石子知之矣若乃桓公

旣立不以其身立朝鎭物而老而家居議者未有不以爲耄而避事者也是烏知石子之意乎州吁之惡其將弒其兄何有於臣厚之惡也將用州吁以弒其君富貴何有於父老而家居則州吁不之忌厚不之畏不忌不畏則無疑石子之心而吾得留其身以爲後圖故其後厚問定君於石子焉厚信石子而二人如陳以即殺焉石子之智蓋有以知州吁之必爲亂其子之必啟之而乃老而退處於無用之地以伺其隙而匡於後也故石子不難於忠難於卒能殺二人

以成其忠不給之朝陳則不能殺之不老則二人忌焉而不信其言莫之朝陳矣霍子孟受武顧命擁昭立宣光爲師保功名與阿衡周公等而陰妻邪謀忍而不發自貽傾覆宗族誅夷由於私厥妻也石子心惡其子燭其始萌滅諸旣熾不恤其私卒以忠顯賢於霍子孟遠矣夫終始一心耄不忘公忠也使右宰醜涖殺州吁於濮使其宰獳羊肩涖殺厚於陳勇也先老以藏其機紿厚以乘其釁智也智深勇沉而後乃成其忠斯所謂純臣云爾一言之犯君一事之矯

枉何爲也哉

周之東遷晉鄭焉依　隱公六年

東遷失之大者也西戎之遠而晉鄭之依則未知晉鄭之不爲西戎也平王去宣王未久也夷厲之世王綱隕替喪亂荐加玁狁內侵徐方不靖西周嘗不振矣然而宣王勵精內修文武之政用仲山甫名虎諸人義征不懥北逐玁狁千里之外南淸江淮復先王境土因狩獵朝諸侯東都號稱中興何其烈也所用人非西周之人耶所用賦非西周之賦耶令平王遠

法文武近倣宣王任賢臣振綱紀誅罪人復父仇督農而耕豳岐豐鎬之田足以富敎戰而厲豳岐豐鎬之人足以强以西周再興雖四方諸侯皆平有也豈徒區區晉鄭哉而敝屣棄之以遷於東豈不以吾東而得所依則足以避西之偪乎嗚呼此失之大者也從古兵患之來未有避地而可弭者也避之去百里則又來則又避之去五百里則又來則勢將復避之若晉之建業梁之江陵宋之金陵臨安福閩必至於窮窘促迫以亡而後已何則避者氣奪於寇也氣奪

於寇則寇益進且夫倉卒而遷都則官司不暇擇制度不遑立所從兵旅來遠地而念故鄉有父兄妻子之憶而懷順敵求免之私撫之則驕而有狂言以威鎮之則怒而多叛其勢不得不寛法厚賞以幸一日之安而吾之故土敵耕之以食矣吾之遺民敵生聚之以用矣夫被兵之地未有不荒者也然三歲之荒有十年之稔招輯而復其業則富可立待也其人亦未有不怨者也然上有罪己之詔則下有流涕義奮之民奬勵以作其氣則强可立致也舍此不務舉祖

宗根本之地付之秦人而東遷以依晉鄭徒以避寇耳夫寇之興豈必在藩籬之外哉今不務自立而計出於依人依其弱者則不足以恃依於强者則彼挾天子以禍福天下卒以身危平王以爲依晉鄭可以無恐而他日有爭政之事有溫麥周禾之侵有射王中肩之辱鄭方恃爲寇於王室而無忌焉無他以東遷也東遷則卑弱卑弱則諸侯易之魚脫於淵虎離其林釋利器而示人以徒手誰則不侮我哉其初以有依晉鄭之志而成其東遷其繼以東遷之弱而

來晉鄭之侮故其失在東遷而已矣先王之政吾之
權也吾之有權吾之有土也吾之有土吾之居勢而
制人者也土失則勢失矣東遷之主烏得以有西周
之興乎是故國之有寇者常再振有寇而遷都者必
亡

鄭伯使宛來歸祊 隱公八年

祊鄭伯從天子祀泰山之湯沭邑也天子不必皆親
祀泰山而鄭伯命於宣王宣王中興周嘗朝諸侯東
都則有巡方封禪之志焉故鄭得賜湯沭之祊於泰

山之下則祊者鄭之守土也許田魯朝周之湯沐邑也周之先王朝諸侯於洛師以四方來者道理均也而公侯牧伯必有湯沐之邑以爲止息之所則許田者魯之守土也鄭以祊求許魯以許易祊豈徒私易土田之罪哉其薄周而無王也有不可掩者矣夫魯必無朝周之心而後棄許使猶有朝周之心則許者乃所以頓車馬釋行李齊宿以覲之處也必有公宮焉必有徒舍焉今以予鄭則朝於他日不其露處而野宿乎魯曰吾無所事朝何以許爲是故以之易祊

而不恤也鄭曰王室而既卑矣巡狩諸侯封泰山禪梁父周烏能有此事哉越魯而田祊不如許田之近也是故請於魯而以許易之嗚呼此尤足以見東遷之敝而王之不振矣令桓王鑒平之積弱發憤自強脩德舉政復文武之守考周公之典以巡狩勤諸侯朝覲隆王室則彼許祊者魯與鄭理治之不暇敢各棄之哉然鄭之無王人皆喻之魯之無王吾爲魯惜魯禮樂之宗而同姓之望也以入祊之便廢先公之廟而自陷於惡魯又奚以樹於東諸侯之上乎他日

王取鄔劉蔿邘之田於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則是天子諸侯並㽞市道矣嗟乎周道親親薄周而無王先由魯鄭則四方躬桓蒲穀之主安在能忠敬守法尊王哉

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　隱公十有一年

翬佞人也而好事可謂小人之尤哉彼其先易隱之爲攝主也而固請以伐鄭又嘗先會齊鄭以伐宋皆非隱命而悍然行焉是其心久無隱矣將魯是專則一隱一桓之間有惟我左右之意爲隱者在其位宜

正其政不得以爲吾攝也而姑息苟安以與小人共處於國中小人在焉不有害於我必有害於嗣君將有害於嗣君非攝國圖安社稷之道也將有害於我我烏利之哉夫翬以爲隱安爲君矣俟隱而自固遂出於殺桓殺桓之辭出諸口則翬之刃必有所向桓不受則隱受之而隱猶得謂翬有愛我之心而不忍誅其奸乎隱於此時正其罪以誅翬而授國乎桓於是乎歸菟裘以老没身焉無與一事夫然後終吾之爲攝也不授國乎桓翬亦宜誅夫人未有逢其刃而

不避者也隱毋乃以翬為惡桓而愛我乎愚矣求太宰而志於殺惟利是視何有尊親不斷於翬卒以遇弒隱自名之也存小仁而失大智君人之深戒哉

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於齊公告不能（桓公六年）

魯東方諸侯之宗也願事魯者衆矣莒紀滕薛邾郳曹杞無論已即宋衛鄭陳意亦未嘗薄魯而魯常自菲薄以自棄於諸侯故諸侯不附而服於彊齊楚之迭霸同姓之羸也同姓莫隆於魯魯不克振故失諸侯於異姓而齊楚彊矣敦信明義尊尊親親魯之世

教也彼以其力吾以其德彼以其詐吾以其仁人之歸之如水就下於是率以朝天子尊周而攘夷以扞衛中國安天下可爲動者爲之動可爲謀者爲之謀魯之易霸十倍於齊威文之事不足稱也紀侯成齊之請非霸魯之一機哉因我以請王命重我也我爲之請重王也重王於齊以講齊紀之成名之大者也春秋之世名猶可以屬天下誰敢犯名以惡諸侯者紀而得成於齊天下之爲紀者德我矣而爲齊者勸矣夫服天下者道二禮與兵而已矣兵者魯之所不

能也禮者魯之故物也其所宜能也春秋之世葢有先王之遺澤焉雖有亢侯未嘗敢蔑禮而任兵禮莫大於邦交邦交者衆人之深願也凌奪者衆人之隱痛也我樂諸侯之交而重之以王命則二國之交成二國之交成則衆樂之於是諸侯將咸勸焉彼齊烏能不釋紀以取惡於天下乎故收紀以來諸侯連諸侯以陰制齊卽天下之爲齊者伏而不敢動矣然則魯之霸也恃禮有餘無所事兵而桓曰不能豈其畏齊之彊歟夫齊彊以兵魯彊以禮兵不足以勝禮春

秋之時務也吾奈何棄禮而忌兵哉禮魯之利器也已則脅劒而不知拔乃束手以制於人桓可謂不善用長矣他日周紀婚而紀不來吾爲魯惜此機焉

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於晉 桓公八年

命德討罪舉廢繼絶天子之政也政不出於天子而後諸侯專以亂諸侯專以亂而天子復其政則權歸於上而諸侯靖焉翼哀侯光周之自立也曲沃伯伐而獲之獲而因之葢已無王矣旣而誘殺小子侯不道不仁於斯爲甚夫并翼曲沃之志也并翼而不見

制於方伯不見制於天子曲沃之肆豈有底乎昔晉封曲沃而不討前人之失也桓王惡曲沃之凌翼而爲之立哀侯以定翼猶有天子之柄焉及小子侯弒復命虢仲立其弟緡桓王於是尤傷之矣雖然立君以繼晉天子所以恤諸侯之禮也而罪人不討而不窮治其罪以絕於天下則天子之刑未之行也王於此宜正告天下以曲沃之罪而率會鄭宋齊諸大邦以伐之遂絕其世而復晉之故則可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矣王不出此次年虢仲乃以芮梁荀賈伐

曲沃而非王命也豈惟朝廷失其政刑且以致曲沃
之益張而無所忌焉故曲沃卒滅翼以自樹於晉於
是乎周不足以制之矣然則立繙之舉苟延翼而已
矣王之不振諸侯且共窺之而無所忌於大司馬之
政周之失諸侯未必不自此始也豈待僖王一軍之
命而後替哉若夫桓王惡之僖王建之桓而有知懟
可知已顧縱之於未張之日而失其所以制惡之道
則是我傳虎而翼之也入市而噬人又誰懟焉
虢仲譖其大夫詹父於王詹父有辭以王師伐

虢　桓公十年

虢鄭周之樹屏也不可以自搖況爲臣以伐其君哉詹父有辭直詹父可也讓虢公可也直詹父留而祿之可也讓虢公爲之正其事於國人可也天王之師安得爲詹父出乎王可以伐虢王不可以爲詹父伐虢詹父不可以伐虢尤不可以王師伐虢詹父而以王師伐虢也詹父亦非良人矣以者不以者也法不當以而以王師伐之虢且有辭王師不可以而詹父以王師伐其君詹父且有罪矣王毋乃受其辭而不

察其德以有此舉乎詹父之辭吾未之詳也然非直
而順於聽王必不怒而爲之伐其君虢公必不奔而
避其臣則虢公詹父之是非可不鞫而决者也抑吾
未知虢公之過其無異於衛成公乎其猶異乎詹父
之直其同於元咺乎其有不同者乎卽令虢公同科
於成公夫亦王刑之所不加也元咺之獄具晉文請
殺成公襄王不許且曰君臣無獄君臣而獄父子將
獄是無上下也爲臣殺其君其安庸刑令使襄王而
殺成公猶正其刑於王朝也然且不可况以師予人

臣涉其國而伐其君乎其不足以服諸侯明矣嗚呼周之失鄭失虢皆繇於失政而師政之大者也可數數失哉鄭虢失諸侯以之無惑乎王之不綱也

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 桓公十一年

祭仲非權也戰於利害之交而辟害以卽利也莊公拔仲於封人小吏之中而寄之以百里之命六尺之孤仲之報莊公宜何如哉且夫本立昭公者仲也狐埋之而狐搰之何以定社稷自仲之盟於宋而立厲公也厲公入而昭公出厲公出而昭公入而昭公弑

而子亹立而子亹殺而子儀立乃至厲公復入於鄭鄭然後定葢鄭之易君者五國亂者二十有二年則仲之爲宋立突召之也方宋之誘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仲於是惴惴焉與宋人盟而以厲公歸而立之宋以死懼仲仲懼死而盟以爲將以免於死也死之可免而姑以盟權之爲道於是乎用之仲於此時與宋人盟以免其死及其歸矣毀其盟而輔昭而告於諸侯以拒宋是我有辭而宋無辭也宋烏能毒我哉然則盟以紿宋者權也盟宋而遂去忽而立突者

非權也陽辟其害而陰利之也是故厲公立而仲相之相且專焉取忌於厲公以有雍糾之事仲苟弗利乎鄭國宜可以奔矣弗之奔而殺雍氏遂逐厲公豈所謂難進易退之臣哉彼昭公之復入也安仲而不之罪其先必有裹言者也故昭公德仲以與之共國焉則可謂親於昭矣奈何高渠彌之弑昭又立於子亹之朝而不去也智免於子亹之難而託詞於事昭之忠誰其信之仲若曰有廢君吾伏焉有立君吾仕焉而已矣不有子亹之難又安得子儀而立之也然

則祭仲之利利在立君而已矣不然鄭何以有易君無易祭大夫耶由公羊子言之必以仲爲得古人之權乎逐昭而立厲權一矣又逐厲而納昭權二矣昭弑則不誅渠彌而從子亹權三矣子亹弑則舍厲公而又立子儀權四矣仲何權之多乎夫權反乎經以爲名者也可以一用不可以再用仲佞人也貪人也利之而已矣烏得權

祭仲 二

祭仲非權然則權不可設乎曰權君子之大用也道

無權不行如之何其廢之吾之所諍者公羊子之權
云爾公羊子聞古者有權之一名而以與祭仲則是
未知君子之權也夫權也者借名於稱物之權者也
物或中千石或中五百石或四三石或不中其成數
而有羸於外有縮於內今有市師焉目料而手計之
其輕重少多未必得其實也屬權於衡而視之權在
是數在是矣物有一定之數則權有一定之位權之
移也爲其數未定而移非移數以就權也然則權者
經之至者也君子以經之未察而權以由之以經之

未申而權以達之者則有矣未有反經以為權者也一銖一兩之為物物有本數之銖兩焉則權至乎其本數而不移一是一非之為事事有本分之是非焉則君子之權至於其本分而不過蓋濟於事而合乎道故權貴今以我之介於死生也將以生易死於是乎用權則是以生死衡權非以權衡生死矣以國之介於存亡也將以存易亡於是乎用權則是以存亡衡權非以權衡存亡矣如此則有生與存焉耳矣安所見權乎故公羊子所謂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

行權者是也所謂權而可以生易死可以存易亡者
非君子之權也君子之權經而已矣公羊子有反經
之見以言權則天下後世亂臣賊子孰不藉權以爲
口實是術之尤者也非權也余以爲經與權爲一物
惟聖人爲能盡權之用故曰權誠懸天下不可欺以
輕重度誠懸天下不可欺以長短豈非經之至者乎
知經然後可以權公羊子之賢祭仲忘經而取權者
也權不可爲公羊子用矣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桓公十七年

人君不畏天則戒心不生而不可遏其邪以從道故春秋日食星變必書所以助人臣之諫也古之諫者或舉民巖或本天意以進戒於君禍福將至則弭於先事其事既敗則救於垂敗惟稱天以言則臣不得爲謗君而剴切聳動足以回人主之聽人臣無恃恃天爲君畏故有以作其敢言之氣而納君於善也至於日食星變付之有司之掌而以爲有常數可推測則人君弗畏之矣天且不畏而況下民乎漢儒災異之學因於春秋非漢之人自創之說也詩書以來有

之矣莫不稱天以考徵其政也惟變災異爲讖緯則
漢儒之失耳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者衆陽
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人君之表也日有食之是
則日亦有傷之者焉或外傷之歟或內自傷歟皆不
可知古人以其不可知也而以戒於人君其事在內
則以內辭明之其事在外則以外辭明之雖有闇蔽
之主必且深思以尋求其致此之故夫然後人臣之
畧得以陳於朝廷而資其用焉何則以其不可知故
足以爲警也後世算天之術益工司天之官益設其

年月日時深淺皆可以預定而先告之於朝於是人
主乃知日食之有常數而出於度道疾遲相掩相侵
之故則日食非災矣日食非災則其象不爲人君見
矣其視天與人主遼然絶不相關而又烏足畏乎故
人主莫不自聖其所爲而人臣不得稱天以爲之諫
雖宮中有失不得而斡旋也雖國内有賊不得而鋤
决也自古之世皆以爲日與君一體其災異仍見與
政相應今判而爲二遼不相關矣矧月食星隕地震
山崩火災水溢螟螽蟊厲之屬其奚足以嘵嘵相涸

乎嗚呼甚矣哉小術之害政也司天之官不設可也
桓之十七年冬十月朔日食春秋不書日左氏以爲
官失之者左氏徒見古者天子有日官以掌日之記
注而不知聖人之意不在於必日也必有其日則食
之期可知必有其日以求其數則食之之事可知是
欲知其不可知而廢警戒人君之義也天不足以治
人主矣人臣之欲諫者毋乃孤而無以爲辭乎書日
可也不書日亦可也遺其小乃存其大寧其失官乎
或曰虞有羲和周禮有馮相氏皆司天也虞周不廢

而後世可以廢是官乎曰古者官志其事而不言其數其常數不以詔王故人君畏天而勤民以躋於聖後之司天者大白其數之常以先告其期於朝則是廢古人君臣警戒之義也不若無其官爲大

齊人殺彭生　桓公十八年

哀哉魯之無臣也齊襄公淫而無禮賊殺邦君襄之惡極而氣餒矣齊烏足畏哉奈何徒請彭生以除諸侯之疑而不用諸侯之怒以報君讎也令襄有怙惡之情無中餒之氣豈甘於殺彭生者襄之肯殺彭生

言之魯尚得爲有人乎哉抑齊之詩曰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雖齊人且惡其君矣魯人討之齊人必屈何爲釋襄不治而佐彭生耶他日彭生豕立而爲祟於貝丘襄以遇弑然則彭生之鬼猶魯人之羞也

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莊公四年

紀侯大之去其國也公羊子以爲齊滅之而春秋爲之諱賢襄公之能復讎也故諱之有是哉公羊子之

迁也其言曰齊遠祖哀公亨於周紀侯譖之襄能復
九世之讎此襄所以賢也於是孔子賢襄而爲之諱
其滅紀之惡則公羊子有所不考矣夫仇讎非所以
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誠使襄公而讎紀
宜無紀伯姬之婚矣讎則不婚婚則不讎況讎在九
世之上婚於居位之年我有讎紀之心而以其女子
事宗廟可謂孝乎葢齊之於紀非讎之也利之也借
辭以責之數出兵以困之彼將不堪勢且避去卒也
紀侯不能下齊而委於季遂違而去之左氏葢本其

時事而爲之傳焉左氏得之矣紀侯之不能下齊也
困於力而怒於心也其避難而去也知齊之欲吾土
地而不可以空言弭也曰吾有去之而已矣凡言滅
者兵加於其國而墟其社稷宗廟以屬於吏則書滅
焉今紀侯之去意者未有齊兵乎而春秋書紀之去
殆以惡齊也如使齊赫然以兵滅紀又安得而諱之
且夫讎在九世之先君子之所不及聞也事傳聞則
君子疑焉春秋雖善善之長亦不得逆探襄公所以
事遠祖之意而賢之也迂矣夫公羊子之説也余以

爲書紀侯去國者傷同姓之苦齊也其惡襄也甚矣

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莊公七年

左氏以恒星之不見也爲夜明也似也汲冢紀年書其事曰天再旦則意曲而辭累矣天體左旋其勢剛健不回無再旦之理稱曰天再旦則不如曰夜明夜明者本其時本其象而直書之不假借於日之旦數之再以爲之辭也故曰左氏以恒星之不見也爲夜明也似也然恒星者經星也經星星分野綱紀四方猶王政焉經星而可不見乎星陰精也其物無光借日

之光以爲光恒星不見者陽時而微無以施於星焉
而星不得以有光故不見此陽微之象天王失政之
徵也且經獨曰恒星不見則見焉者有之矣而曰夜
明其不見者豈獨恒星乎故曰似也未可以爲信也
若夫以星隕如雨爲與雨偕則辭揣矣謂天方雨而
星偕之以隕乎謂星方隕而雨偕之乎雨則必雲星
隕於雲貫雲而後接於地則何以知其爲星也偕之
辭不得設也星隕於先雨於後則亦書星隕而已矣
偕之辭尤不得設也且偕並辭也如從上之辭也以

借訓如其義不類若以如讀爲而是又後儒不得夫
借之義而遷經以就傳之失也要皆不合經書變之
本義焉盖隕石於宋五我見其石不見其星也星隕
如雨我見其星不見其石也不見其石則星之接於
地未可知矣而曰如雨者多之也疑之也今合經上
下辭而讀之則其爲變可得而見其爲變可得而見
則不煩辭而解矣經曰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
中星隕如雨經若曰夜矣則恒星奚爲而不見恒星
不見矣奚爲夜中而星隕如雨斯變之大者也恒星

不見則星不得於陽而失其光星隕如雨則星又不繫於天而失其位如是而並見於辛卯之夜豈非變之大者哉此書變之義也或曰參伐狼注之宿爲周四月之恒星狼注南方火主禮參伐西方金主義今當見而不見爲周人旼葬桓王與不罪衛朔之應又曰夜中星隕不及地而復爲齊桓公霸復興王室之象並爲曲說尤遠於經夫讀經者玩其本辭焉可也

鮑叔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莊公九年

世以管商申韓並稱爲刑名法術之家而曰王安石

之學出於六經耳食之士遂以爲信然一口併辭牢不可破嗚呼何其無辨也申不害相韓內修政教外應諸侯而卑卑施於名實事業僅見於韓治不及遠所著申子二篇反覆丁寧不出刑名無足深論商鞅爲什五連坐之法立信木刑棄灰督秦民務耕戰法行自貴繩私利强公家刻薄少恩助成秦俗秦終用其政以强而并天下不二世而亡近則自殺其身遠則卒斬其國鞅之效可覩已而韓非祖二子之意博學廣引貶仁義之論申刑名之旨以法術之士爲聖

而謂堯舜之道不足以治今之天下當任法明術以建人主之威抑庶民之情故有五蠹孤憤之書三守七術之說身雖不用以死而李斯用其意媚始皇欺二世其明效大驗尤彰著已是三家者其源皆出於管子而管子之爲政實異三家今不察管子之實而與三家並稱則管子之洗冤也夫管子之治齊周公太公之遺意也而豈與三子同功罪哉其官山煮海則周公山虞澤虞之司也參國伍鄙則周公軌里連鄉之設也舉秀民選拳勇則太公親賢尚功之事也

士農商工各處其里周大司徒小司徒之教也家與家相疇人與人相疇井田鄉校之俗也先王之政於是乎在而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管子之意亦歸於定民之居成民之事而已彼所謂富富民也非殖君藏也彼所謂强强民也非厲君威也且夫管子所謂比綴以度䢋本肇末設象以爲民紀式權以相應者皆周禮陳殷置輔必不可廢之道所以考功而詢事者也亦曰綱紀法度治天下之具而已矣是政也非術也民實利之而豈以苦民哉商韓者廢先王之

政而用信必之術其賞罰所助成者特世主之私意耳世主所欲則商韓賞之世主所惡則商韓禁之甚且以民情爲不可狥衆之好惡爲不可順一槪而禁絶之以從世主之令然後商韓以爲聖於法而賢於治則是其所云賞信而罰必者古人之佳名也其所賞所罰者非公正也如以名實治商韓則商韓亡其實而愧乎名矣殆不容於管子之朝而商韓者管子之罪人也烏得與管子比德較功哉若夫王安石之學則眞商韓之適嗣矣執嘗舉堯舜之說告孝公矣

安石亦云鞅嘗裁抑貴人刑公子以行法矣安石亦
爲之韓非嘗曰儒以文亂法安石亦目士大夫爲流
俗韓非嘗曰愛人不獨利也待譽而後利之憎人不
獨害也待毀而後害之則人主無威而守不固安石
亦勸神宗獨斷而不恤人言安石之所稱引者堯舜
之文其所自爲者商韓之術也蓋劫主上之知杜左
右之口非嘗有其心矣而無其遇安石之遇於非爲
幸故得以橫於熙寧持賞罰之柄而截功名之路安
石葢有其術矣而又得其時非之時於安石爲不幸

故不用於秦然韓非之術安石得之而安石所設施則管商申韓四人之所不爲也何則四人實民而安石賊民四人强國而安石亂國也安石所爲青苗保馬方田均輸市易免役賣坊塲征茶酒諸法四人者豈爲之哉而管子之治軍理國用人和衆尤安石所短嚚嚚囂囂大言秖欺妄耳安石所云行先王之道而不失先王之意者其唯管子庶幾乎若安石者口道先王之言而身行桑孔之事又申韓之所弗屑也

鬻拳自殺 莊公十八年

魏徐幹之言曰嚮夅兵諫不如無諫嗚呼此嚮夅所以椎心扼腕而不服者也以余觀夅之終始其爲人蓋磊落忠藎有氣之士氣之所發寧傷於君不可以回於巳寧賊其身不可以愧其心一旦見義則悍然而必爲之君違則諫諫從則喜形於色不從則又諫又諫不從則怒形於色雖强諫弗顧也强諫不從雖以兵諫弗顧也其時以爲吾愛吾君兵諫何傷及諫旣行矣事過氣定於是有所不安於心而尤不能以自囘則以爲非自刖不能無憾而解於罪曰吾懼君

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既刖矣拳會不以向者兵諫爲可悔也是故他日楚子敗於津又弗納而激之以伐黄猶兵諫之屬也然而拳不肯忘君也既葬楚子於夕室亦自殺也而葬於經皇拳以爲吾向者納君君必不死於師君之死於師由吾弗納君也死君而自生拳之所不爲也無君矣猶不肯自愛其死豈以兵諫爲嫌而茹其言者乎由君子觀之從容啓告披郤導窾以引君於道則鬻拳可謂愚忠者矣而曰不如無諫無諫則事行事行則國亂而君危自非佞

人娟子不忍袖手視之也鬻拳之義曷可少哉且夫存是道也以告後世之人君然後人君知諫道之廣而不見諍臣之罪然則兵諫者人臣不必用而人君之所不可不知也

士蔿與群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莊公二十三年

晉獻公忍人也而助之以士蔿於以剪桓莊之族桓莊之族旣剪矣獻公之子其無恙矣乎而不知賊獻公之子者卽士蔿也夫桓莊之族雖偪未之有惡也士蔿逢獻公之意爲之建去富子之謀於是陰謀於

蓋亦陰畏諸侯矣使魯有臣者痛哭誓師爲桓發喪告於諸侯從我同盟奉世子討賊於齊襄公必懼懼必不敢出師以較於諸侯而執彭生以謝我魯於是焉執賊境上旅祭桓公之靈而誅齊以侮鄰之罪雖城下之盟可得也則一舉而桓之讐報魯之恥洒齊之威頓矣魯之振也可以數世不敝而何齊之畏哉嗚呼魯之無臣也而曰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若是則殺彭生者特齊之刑耳刑出於齊則魯無刑徒以示弱於襄而國之恥益深且夫文姜啟

襄以害桓則文姜者桓之讐也豈唯彭生以魯臣之
義言之襄公可殺也文姜可殺也而後論刑於彭生
可也一彭生惡足以慰桓哉當是時魯可謂無人矣
終桓公而用事者公子翬也三事大夫則費伯臧孫
施父之徒也彼皆持祿保位隻詬亡節之人遇國有
難方且皇皇焉立幼君定私家防他寇侵奪惟恐有
意外以故不能見其大者而苟且姑息以畢一日之
事其有佞人未必不媚嗣君以母子之不可絕恐嗣
君以強齊之不可犯而後乃出於彭生之請也由是

群公子因其忌富子也而施之械焉使群公子譖富子則群公子不疑去富子於群公子則群公子貧乏而無以爲資然後群公子可聚而坑也雖去富子者安公室之一術爲國謀者不得不出於此士蔿一剸之刃亦可以報獻公矣而又爲之殺游氏之二子甚矣群公子之愚而士蔿之忍也殺游氏之二子群公子卒不悟以致盡族而藏於聚然則桓莊之族盡豚犬耳曾無一才智有見足以有爲之人葢亦不足忌矣而獻公患焉士蔿爲之操刃焉可謂過計者也方

富子之去群公子以爲快快焉無何而禍及其身矣群公子未必不痛哭而悔也方群公子之戮獻公以爲快焉無何而禍及於其子矣未聞獻公之悔之何也獻公忍人也善士蔿之策而自以爲子孫百世之安其蔽也甚矣悔者明之復也獻公方蔽於士蔿安從生其悔心哉夫人之有所蔽者不躓於山而躓於垤遠將以察秋毫之末而近不見泰山之高是故殺桓莊之族本爲其子也而太子死於驪姬之譖則賊在其同牀誅衆子本爲愛子也而奚齊卓子死於里平

之手則賊在其左右故曰賊獻子之子者卽士蒍也吾忍於人之子而人焉能不忍於吾之子乎雖獻公亦可以無悔也嗚呼後之君子戒之哉若士蒍者以群公子之命及公子之命易一司空者也如之何聽之

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於鍼巫氏使鍼季酖之莊公三十二年

共仲僖叔成季以莊公臨之則皆臣也微也以成季與之則弟兄也班也成季矢以死奉般可謂正矣然

以君命酖僖叔而逸共仲子般之弑閔公之弑夫非成季遺之毒歟曰此未可以咎成季也季以爲僖叔有助慶父之心而後敢明言於公之前明言於公之前則異日之賊非慶父卽僖叔矣僖叔除則慶父之黨墮而懼而不敢發未可知也且僖叔之機已見而慶父之械未形固不得以問慶父故不得已而酖僖叔姑以懲慶父焉烏知其用仇般之犖以賊般乎以犖賊般慶父所以愚季而自諱其弑也是故有仲之不仁而後陷季以不智則季之智有不若齊仲孫者

矣方閔公初立卜齮未作而齊仲孫歸告桓公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彼齊客且知之而成季忍而不發何也季毋乃謂吾殺一兄而不可以再乎嗟乎季失之矣始之酖叔以奉子般者爲我君也正也慶父志於篡是犯正也犯正爲賊何恤於誅吾於此惜季之仁而不斷以重魯難焉他日求賊於莒於密不若取諸僖叔之側之蚤也

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 閔公元年

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至

哉言也吾於齊國之士又見仲孫焉齊魯受封於周數百年以來齊强而魯弱魯亦少衰矣而況國難相仍兩世不靖宜齊人有取魯之思也然仲孫以秉禮稱魯論其不可以取之故而勸桓親之以建霸王之畧卒也桓爲之誅罪人立魯君用其佳名以動天下而成霸業則是魯人者桓霸之資也何可取哉令桓乘人之危而取秉禮之國則諸侯不服諸侯不服則群起而誅齊以救魯魯未必亡而桓公之霸終身不可得蓋取魯之利不如存魯之利矣且魯固未可取

也周公以禮治周之天下子孫守之可以百世而伯禽之所以治魯者即周公所以治周之具禮存斯國存禮亡斯國亡未有國猶秉禮而人可以侮焉者也雖魯人之秉禮者無復周公伯禽其人而其所奉行未失者不過文章制度聲明物軌之遺不足以言周禮之盛美蓋政雖其政而人非其人故陵遲至於桓莊之世兄弟爭利以亂其國然而不可取者其勢固有所不可也魯之秉禮者數百年於茲矣其積也非一世則國之知禮者非一人尊尊親親先公之教人

人喻之今爲賊者慶父一人輔賊者犖與卜齮二人此三人之外念宗社而恤君父者不在其公族必在其國人魯去此三人者以禮守之猶金城也如之何取之且夫祖宗有天下而爲之禮以付後人也譬則車之有輈箱馬之有銜轡未嘗無孺子醉人爲之乘而苟執其轡馬必不逸苟坐其箱人必不顛何則不恃其善用而恃其無敗也此之謂維也親親尊尊魯之爲俗亦已久矣如之何取之周以其禮傳三十七王歷八百七十三年而後滅魯以周禮傳三十四公

歷七百四十二年而後滅及其流風遺俗猶爲楚国守以拒漢高然則秉禮之效何如哉

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　閔公元年

萬畢公高之後也晉獻公十六年萬佐太子申生將下軍滅耿滅霍滅魏獻公賜萬魏以爲大夫多也而卜偃料其後之必大乃以萬合魏以決之以爲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余以爲此臆說也不足以大萬而適以誣之惟上而求之於畢公之功德然後萬之大爲信而有徵焉昔畢公在周初懋

有厥德克勤小物歷文武成王之世正色率下罔不
祗師及其旣老相康王保釐成周功績之盛尤多於
先朝之日道洽政治澤潤生民葢周公相周之後畢
公之功爲大夫有大功德於民者天必福之而食其
報於後世子孫周公則有魯焉名公則有燕焉太公
則有齊焉其祚與周終始三公者皆享之矣而畢公
之後畢萬之先其建國顯世無聞焉則畢公之功德
未之享也故天使萬有功於晉而畀之土地以爲之
基而代晉以大於魏殆所以報畢公云爾豈卜偃所

謂名從盈數以有其衆者乎故曰膪說也非論之至者也若辛廖之占即易數以論之以爲遇屯之比公侯之卦則先聖之遺學卜筮之常司苟精其道往往多驗非膪說也然又曰公侯之後必復其始則猶以數論而非以理論者夫理數之質也畢公有大功德於民子孫食其福於後理也萬爲大夫始於魏大於安邑再大於梁康王之命曰有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嗚呼信哉

晉諸大夫議世子申生　閔公二年

善處人父子兄弟之間而卒以兩全無恙定當日之
亂有後世之名者漢惟師丹唐惟李泌嗟乎其艱難
也夫衆人有所惑忌辨之易解也惟人主者惑在於
同牀而忌起於身命以愛妾爲之言則賢生於愛而
其言不可易以生死爲其慮則憂根於內而其慮不
可回是故太子無母君有寵人人臣發言之則以爲
離間深言之則以爲不祥然言之不發則禍發於一
朝非言辭之力所能挽言之不深則人主忽之而不
見其禍必待於發露而後悟及其旣發責左右之不

言則悔而無及用前日之言者則策無所施故人主終已不悟則亂成於身後幸而一悟子死事敗隱痛在心欲改而復於正則既無其人不易其人則憂其亂而不自克至於憤懣以死而後已嗚呼痛哉事至於此非人臣之所能爲矣夫人臣之所能爲者獨在於讒譛未入之先嫌隙未形之時耳逆於讒既入則人主已聖其讒人而愚其師傅矣隙既形則人臣又已身與其中而師傅與太子俱得罪矣是故國君爲其子擇師傅非得正人不能匡之於平日非得智者

不能蚤見而救之於幾微惟人主能以素所敬信之人付之其子常不自用一時之察而恃吾所素重之人然後一言而解其紛先事而弭其釁即有不幸倉卒變生其師傅不難以身爲扞衛內將以割人主之私外將以墮奸人之黨亦足以保全世子而靖我國家若夫平日不爲之擇師傅與之以賢師傅矣而又不聽其人之言則是齒牙相捽骨肉自殘惑之甚者也彼晉獻公者刻忮不仁狥私而忘道惡足語乎此哉顧驪姬之愛篤矣其譖深矣是不返之勢也諸大

夫者雖有言或非其職或不中其肯綮或爭於他事故皆無救焉雖然申生孝子也凡爲君者所願有也子申生者固其位而擇其輔察其素而保其終其唯仁人乎其唯仁人乎

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於邾齊人取而殺之於夷 閔公二年

始亂魯者文姜也繼亂魯者又哀姜也齊桓公意在定魯而爲之殺哀姜桓能用刑矣其霸諸侯也宜哉國則君臣家則夫婦婦不一於夫而亂其家臣不一

於君而亂其國犯刑之大者也况哀姜以私慶父之故而助之以弑君則哀姜之惡甚於慶父魯誅慶父矣法不得釋哀姜然哀姜之於魯小君也魯人未之敢討也且魯方恃齊人以定君而驟殺其女乎向者齊仲孫日不去慶父魯難未已桓公惡之而未知夫哀姜之表裏慶父也及慶父殺子般而事未成又殺閔公焉於是慶父之惡著哀姜之醜彰矣不殺慶父莫以靖其外不殺哀姜莫以靖其內故桓公赫然憑怒取於邾而殺之而僖公立矣而魯定矣魯於是數

世以靖桓之造於魯何如哉夫然桓非獨能定魯也桓能用刑矣霸於何有刑賞者人主之二柄二柄不失則賞行足以興天下之善刑行足以遏天下之惡刑不阻於其私親則近有所必行而遠莫之敢阻斯霸王之大用也且夫哀姜桓之女兄弟也以靖魯之故而不難於殺其所戚則愛不克威私不妨公刑以輔德德以制刑方行於天下而無不順矣霸不亦宜乎古者女子之嫁也父命之曰謹愼從爾舅之言母命之曰謹愼從爾姑之言諸母般申之曰謹愼從爾

父母之言女子之醜父母之羞也故教之如此其詳也哀姜邪而自我刑之桓抑亦可謂知禮矣後世公主下嫁不修舅姑之禮多所亂家而辱國者由於失教也夫

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於召陵 僖公四年

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楚病中國久矣怗之不易吾與之戰戰未必勝也即如勝之不過得盟勝而得盟彼猶有憾焉不如服其心之大也師次於陘矣屈完來而退次召陵使楚有可居之名而吾亦以不戰

之義楚怗矣中國將大賴之其又何求故君子以桓公之霸爲有王者之象焉春秋書其事曰屈完來盟於師又曰盟於召陵喜之甚抑嘉之也余以爲於怗楚之中又有善師之道焉故春秋不勝其予之而文之變辭之複有如此者服强之功於是爲大嗚呼管仲之才豈小也哉度越樂毅遠矣

申生縊於新城 僖公四年

世子繼國君奉宗廟其身非世子所私有也行一已之私殄宗廟之重違於道而害於義非孝也又陷吾

君於不仁亦不可謂孝申生徒見其身爲獻公之身故不肯自明以死嗚呼悲夫此孝之小者也孝子之奉親怒也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而況於殺乎爲申生者知父之將立奚齊則先意而逃之如太伯之去周陰讓季歷以承古公之志可也不得因循觀望以冀一旦之立有意於立亦宜見幾而作守曲沃而不歸以脫於驪姬二五之手奈何入其阱獲而甘其毒耶雖然此非申生之所及也其意曰吾誠事吾君而無他驪姬其如何故自犯其機而不悟焉可謂純篤君

子者也是故其先則不用士蔿泰伯之言其後則不從里克自明之策以父爲重以生爲輕於是以死爲孝以生爲不孝生之爲言固不足以動申生矣然而孝大於生死者也有死而孝亦有生而孝有生而非孝亦有死而不可謂孝瞽瞍嘗欲殺舜矣火於廩舜兩笠而下焉陻於井舜空旁而出焉殺之不可得求之未嘗不在側舜豈愛其生者哉而以侮父母哉舜不敢陷父母於惡故不爲苟死也申生知以死孝不知以生孝故史謚之曰共世子共者從命之謂也抑

吾於里克有憾焉生之爲言不足以動世子則當喻世子於道告之以宗祀之不可殄從命之非禮而稱古人之孝以廣之世子立悟則入而自明不能自明則去新城而適諸侯安在申生之必死也夫里克世子之傅也不能引經道古以免世子於難後乃殺二君一大夫而自卽於刑里克之忠亦小矣夫

宋太子玆父公子目夷讓國 僖公八年

宋襄公之爲霸也君子譏之雖然其賢不可沒也始終周世八百七十三年中兄弟讓國者三前乎襄公

者伯夷叔齊後乎襄公者吳季子夷齊之道古矣孔子稱其仁賢乎不可及矣季子不受吳國而終逃之亦季子之仁歟惟襄公以霸顯於春秋後世道其霸而忘其讓讓亦襄公之仁也何可没哉何可没哉宋桓公疾襄公仁其兄固請於父而讓之國子魚又仁其弟固辭於父而走而退子魚之愛弟而信其誠於讓可知也而襄公亦信子魚之誠於辭而委政焉其爲兄弟也或讓或辭或與或受曾無一毫芥蔕於其間令二人相愛有未深相信有未固必不能處之若

是其和也盂之會楚執襄公襄使子魚歸而君之子魚於是歸而君之襄出則子魚立襄入則子魚退子魚之憂襄而數規其過則有矣而襄曾不以爲訐而子魚曾不以爲嫌終春秋之世吾未見兄弟若斯之友者也論者或賢子魚而醜襄公亦未之思矣夫兄立者忌其弟弟立者忌其兄或嫡庶相殺以爭或遂鬬命於父前獨非兄弟乎若宋襄公者雖入孤竹之國與伯夷叔齊衣冠揖遜可也五伯莫盛於齊桓齊桓之於父子兄弟何如哉

下拜登受 僖公九年

周室既卑諸侯橫恣無王久矣合諸侯所以尊王也諸侯在會則王如臨焉故歃用周班先後有序貴賤有等登降有儀出入有度爲有王也盟主之所司也天子曰伯舅無下拜優小白爾小白貪天子之命亦不下拜則矜矣故小白不敢不下拜示諸侯以事天子之禮焉然則葵丘之會魯公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蹌蹌濟濟其時小白鞠躬修辭榮君賜而守臣禮下拜登受輝如也自是之後中國迭霸使天子之

名赫然著於諸侯之上齊侯小白之功於今爲烈故傳曰朝服雖敝必加於上弁冕雖舊必加於首諺有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重耳請隧小白下拜霸同而道異矣葵丘之會衣裳禮樂不可議也或曰葵丘之會桓公微有震矜而畔者九國余以爲無此事也魯公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此國君六者春秋之明文彼九國者誰人哉何議者之不樂人善也

秦輸粟於晉 僖公十三年

秦穆公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大哉言乎是心足以王矣楚王失弓王曰楚人失之楚人得之孔子曰人失之人得之通楚之人而一視之者霸通天下人而一視之者王孔子之言王者之言也晉之民豈秦之民乎而曰其民何罪穆公之言民殆一視之矣夫且愛及於晉民而况秦民乎能愛其民者有其國能愛天下之民者有天下惜乎輔穆公者無王者之佐也令其臣有王臣之學引君於道擴克厥心而益弘其德起而救天下之民天下之民莫不翹首跂足而望

以爲君雖及穆公而帝天下可也秦惡可量哉夫秦之所以得罪天下後世者自孝公始而始皇終也孝公之先爲秦君者莫不尊周而敬中國焉君子之擯秦也私中國也君子有私中國之心而後有夸狄秦之論非言之公者也秦之先世中潏居西戎以保西垂於周有封疆之功焉非子養馬汧渭於周有官守之勤焉秦仲以宣王之命遠征不服是周死事之臣也襄公定平王於東都是周社稷之臣也秦之有土也以功周之封秦也以德湯之先世不聞其有功德

於夏文武之先世不聞其有功德於商若秦之盛者也周人之衰秦人之代秦何愧於殷周哉乃若春秋之世吾見中國之待秦不恕而已矣未見秦之亟病中國也晉饑則秦輸之粟秦饑則晉閉之糴晉絕而秦繼之晉亂而秦定之則是秦者晉之德府也而謂之曰讐可乎蓋穆公可謂大度之主矣有德於晉而不報則又施之施之又不報猶不絕焉又餼之粟且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中國之君若齊桓晉文者能有是心乎哉故吾謂帝秦者穆公也亡秦者始皇也

始皇得罪於天下後世不得以罪先秦也君子之論惟其公而已矣

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　僖公十四年

沙鹿山之麓也無可崩之理而嘌然襲於地中以崩國必有大咎微卜偃之智知其應在晉也期年惠公獲於秦雖反國亦不祿晉之亂至文而後定不其然乎不其然乎而漢書載晉史之卜曰陰爲陽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鹿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爲之說者曰王氏土也陰也劉氏火也陽也陰數六十

四陽數五噫嘻何讀書者之愚也此當時士人阿王氏之僞篤爾固亦不足辨矣禨祥之說未嘗必驗於後有祥以興亦有以亡有眚以亡亦有以興鳳鳴神降不盡爲吉徵是祥而弗祥也豈鹿崩而興聖女乎漢人孝經援神契春秋元命苞運斗樞之屬其言穿鑿附會多此類而學者不早悟也嗚呼自京房不能以其術保身全生豈非誣天哉誣人人且怒之不免於誅責況誣天歟

晉人征繕以輔孺子　僖公十五年

自春秋以來君止於外而國人立君以禦寇者七晉惠懷唐玄肅宋徽高父子也宋襄子魚衛成叔武鄭成公子繻明英宗景帝兄弟也晉以立懷惠公以歸宋立子魚襄公以歸衛立叔武衛成以歸鄭立公子繻鄭成以歸南宋立高延祚百年明立景帝英宗復辟內不失社稷之守外以絕敵人之貪自晉君臣倡之屢有大效蓋有國者權以處變之善策矣然而父子相代無議者惟惠懷兄弟相代無議者惟襄公子魚徽欽以秦檜主和不歸玄宗以女子小人居中歸

而不豫衛戌以謗殺叔武歸而復出鄭戌以立君殺二叔歸而不仁景帝以南宮幽兄英宗以奪門復辟歸而不靖嗚呼何外禦之易而內靖之難也方其有事也憂患重而富貴輕則能克其私故國事以濟及其既定也私意之不克則嫌忌生而孝弟微故始乎讓而卒乎爭以為天下笑然則勝私之難難於禦敵哉此又謀國者之所宜知也

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 僖公十六年

雲地之氣也故地各異其雲韓雲如布趙雲如牛宋

雲如車𦒿雲如馬周雲如輪之類占雲者能辨之風
亦地之氣也風以時至長短不同剛柔燥濕亦別太
師吹律聽風則其國之治亂吉凶皆可知焉天人之
氣上下一宇人在風氣之中故氣質之性從之天固
其人人亦能通乎其氣故感應之道善推者不爽銖
黍亦理之至著者爾三代以上之學精極天人之際
春秋之世猶有傳焉若師曠史蘇史嚚辛有辛廖卜
招父之流皆先事而言無不後驗然其學往往贊之
以聖人之道揆之以物理人情之極故內史叔興論

隕石鷁退曰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而以襄公爲失問彼以爲宋之人事吉凶由之隕石鷁退不足問者也葢周人之學最爲正大而漢之言災異者多所臆揣言有枝葉離其本根故言之有中有不中而僞書末學日作不可信據其禍至於使人疑經則治春秋者之大失也夫鷁風鳥也飛廉之屬也龍能化水人能化火鷁能化風風彼其於風嘗自爲之或順風而飛或逆風而飛惟鷁之爲無足異者自人不多見而一見焉乃異之耳故左氏曰隕石於宋五隕星也六

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左氏之學葢有以知風鷁之實故不以他辭綴之而直注之曰風也史典曰是陰陽之事殆與左氏同一旨哉

僖負羈之妻 僖公二十三年

識其人於未顯之時雖在士君子什不得一焉識其人於未顯之時而能料其當顯所設施措置如指諸掌百不得一焉故重耳過曹曹伯不識過鄭鄭伯不識過衛衛侯不識然而有能識之者僖負羈之妻也見從者之賢識公子之霸可謂能知人矣而曰公子

必反國反國必得諸侯得諸侯而誅無禮必首曹何
其言之確歟是豈獨能識人哉乃并其人後日所設
施措置條理次第而盡識之茲吾所以慨然興嘆於
僖氏之婦者也曹之人乘軒者三百無見及此者不
亦慙乎一飱一璧直與齊桓宋襄二十乘爭烈矣且
夫知人能斷事國君與國相之所難也而古有一二
人人有一二事則君子樂道之以聳動當世矧出自
婦人女子哉婦人女子有之而國君國相難焉茲吾
所以尤嘆也

使卜偃卜之僖公二十五年

求諸侯莫如勤王狐偃之言至言也何爲卜之哉卜而吉將用之矣卜而不吉將不用之乎以勤王之言爲可用則卜之吉不吉固將用之不以勤王爲可用將以卜之吉而又用之乎夫求諸侯而圖霸晉之志也素有圖霸之志而遇王室之難於是焉勤王以市義於天下而求諸侯諸侯之歸晉可不卜而決也且勤王大義也而卜小數也大義在前明如河嶽粲如日星人事之尤著者也卜以求之於龜龜山澤之朽

骨其與知幾何而乞靈於此幸也其卜而吉也設使卜而不吉吾君臣求之數十年而以龜言見阻則是得之乎人事而失之於朽骨此機一失後何可復得耶秦與晉爭長而爲霸者也晉失之必歸於秦同姓失之必歸於異姓河上之師秦已發矣稍遼緩焉則秦納王而霸矣今日之事文公當卜之以秦不當卜之以龜寧其以勤王之勳予秦乎孰與自吾勤王而得諸侯乎寧其失諸侯而服於秦乎孰與勤王而以諸侯服秦乎以秦爲卜則兩言而決勤王矣夫惟大

有爲之君爲能不失事機之會而斷以出之故或一戰而得天下或獲一人取一縣而奪敵國之氣扼天下之衝誠明其大者耳且夫吾與大臣謀之而以小臣卜之聽言之道固如是乎後有大計大臣之不卷舌箝口而不言者幾希矣既卜之矣遇黃帝戰於阪泉之兆是啓我也而又筮之設使筮之而不吉將從卜乎將遂不從卜乎奈何視狐偃之言輕於筮卜也齊桓公之用管仲也三釁三沐惟其言之聽㷀則文公用天下之資不及齊桓遠矣

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爲

解 僖公二十八年

天下之知用貨者鮮矣貨非正也小人則用之以效

而不厭焉君子則恥之甘於束手坐嘆而失事機之

會議者又往往擯而不道於是貨之用便於小人而

廢於君子噫嘻是惡知用貨之權哉善釣者香其餌

善羅者好其媒貨者媒餌之謂也吾以弋國也如之

何廢之晉執曹伯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此君子

之所持以正告天下者然而晉侯不病則筮史不得

召也筮史不言則無人爲之請也今使曹之君子脩
其辭命道古稱今以請於晉則晉以爲許我矣不能
以濟而適以怒之君子之所持乃其所唾而不顧者
也而苟以筮史之徼出君子之論則聽者人之何者
世之貴人常無正聰而有旁聽亦以小故而縱巨物
晉侯曰吾疾矣奈何將求救於筮史而恐不得當也
故筮史之言易聽也曰吾疾矣奈何將聽筮史以釋
曹伯而猶恐不得當也故筮史之言易行也筮史不
言不釋筮史不貨不言於是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

夫豎習於用貨者也而貨常爲豎用者也然而茲一
貨者遂以伸折晉之辭而有復君之績貨何可少哉
故豎亦不可忽也貨亦不可廢也國且破矣君且囚
矣而曰是非君子之道其得爲知權乎夫散宜生以
文馬美女釋西伯於殷魯僖公以十穀釋衛侯於晉
皆是物也權也而曰貨非正不可用則曹伯不出矣

釋衛侯　僖公三十年

王曰君臣無獄元咺雖直不可聽也聽其訟且不可
況爲臣而殺其君乎王知政刑矣言在大體是故晉

侯不敢爭焉晉侯之惡衛也怨也戰楚以偪衛則是本逐成者晉侯也不忘其先人之怨而聽其大夫之辭執成而歸之於京師陽有王也王赦而酖之以醫衍陰無法也以酖聞於諸侯失刑以曾賄釋衛失德德刑失霸於是乎衰矣王曰余懼其無後也信哉逃中國之盟親蠻夷之楚成公之失也疑叔武則曷爲使之守國疑元咺則曷爲使之奉武殺角非所以安元咺也先期以入而不戒前驅非所以保全叔武也誅歂犬以謝國人謂之悔過可也謂之飾過可也成

公烏得無罪哉元咺不以其子之殺也而廢成命可不謂有人臣之節焉其奉叔武以守衛正也訟叔武之寃而以晉執其君非正也君入則出訟於人懟君也君出則入立其私利已也立瑕以干刑趨利以傷義元咺可以殺矣甯武子盟國人而定其君忠也不避晉刑而周旋於難愚也愚者忠之本也智者忠之賊也橐饘賂酖甯子之忠成於愚用晉訟君元咺之罪由於智甯子見稱於孔子故元咺無赦於春秋臧文仲之贊魯善矣恤憂以訓民親親以動晉將以與

晉也而動之以德則我不辱將以動晉也而文之以賂則彼不忌是舉也無去楚即晉之嫌而有數世之福魯於是乎有人叔武喜君之入捉髮以出弟弟也公子瑕乘君之出因亂以立非弟弟也叔武之冤不可不明子瑕之死可以勿問周歂冶廑者奸人耳立子瑕則二人在焉殺子瑕則二人爲之先鬼之亟其亦惡成公之比於邪而莫能正乎故於其廟見也亟之彼士榮者代君以死代君以死忠之屬也其亦衛成公之孟陽紀信歟故表而出之

晉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僖公三十三年

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後世不行久矣夫國之用人何爲也哉爲其治也爲其安我社稷宗廟而利及子孫也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國家數世之治在此一人國家數世之亂亦在此一人人之爲功罪於國若是其大也故賢也則爵祿之不賢也則誅罰之古之人推其原而本其所自來故上而求之於進是賢之人而賞之進足以賞者則蔽足以

戮可知也功罪敵焉爾胥臣嘗舉郤缺於文公之時而收效於襄公勝狄之日彼郤缺者不廢於文公之世而列爵於朝胥臣之事止是矣後日之功郤缺爲之也而襄公以賞胥臣先茅之縣大矣再命之禮榮矣豈惟胥臣凡在列者咸勸焉孰肯見賢焉而蔽之乎嗚呼此晉之所以多才也後世用人有舉有任然斯人得舉舉主無賞也舉其人則必任之使斯人而賢不終於賢才不終於才舉主有同戮焉則是舉而當無賞任而不當有戮也人何利於進賢哉縱不慕

賞亦不甘戮故有嘿而已漢武帝令郡二千石各舉一人亦議不舉者罪不舉孝以不敬論不察廉以不勝任免猶有古之遺法焉故漢稱得人而後世保任之法寖則薦舉之事希亦曰吾不願賞則已耳況乎無蔽賢之戮以繩其後哉夫見妻饁之敬而得獲狄之勇事亦不偫矣而胥臣知之而固舉之此尤人之所難也茲其所以可賞歟

大事於太廟躋僖公逆祀也 文公二年

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春秋之義也文公父僖公而

躋於閔之上意曰吾親親云爾君子名爲逆祀不與乎僖公躋於閔之上所以尊尊也天子制乎四海君制乎國中公之大者也義也人子愛其親人弟愛其兄私之壹者也恩也恩不掩義私不勝公禮之大經也不可以易是故僖公雖爲兄而閔先僖而制國中嘗爲君矣僖事閔者也不可以先閔而食閔公雖爲弟而僖後閔而入於廟嘗爲臣矣閔君僖者也不可以後僖而食國之有事於太廟朝典也尊尊之義大於親親文公安得以一人之愛而易國人之敬乎他

曰孔子以縱逆祀罪臧孫者豈臧孫耳稱臧孫以致
罰於文公也君子以爲先親而後祖焉祖制乎公則
閔先僖後者也親起於私則父先叔後者也今方有
事於廟中而先其所宜後後其所本先豈非無祖哉
無祖則逆天矣故孔子大書以明罪之然則以孔子
之道處宋濮安懿王明興獻王可乎曰可顧宋英宗
與明世宗有辨宋英宗及仁宗之生而爲其子者也
明世宗不及乎孝宗之生而未嘗爲其子者也世宗
之入禮所謂繼祖者是繼祖也者繼王者之統非繼

一君之嗣也況爲孝宗子者本有武宗乎祖有繼則天下有君社稷宗廟有主矣不得爲孝宗計尤不得爲武宗計孝宗不得以子其侄武宗尤不得以子其弟故張孚敬所云不考孝宗者正言也又云今日之事在考不考不在帝不帝者邪說也其意以考興獻則可以帝興獻矣夫興獻惡得以帝哉春秋之義其實嘗爲天子矣子之以王天下之名其實嘗爲諸侯矣子之以君一國之名其實君也名其君其實臣也名其臣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子爲士父爲大夫

葬以大夫繼體之王之不得爵其父猶大夫士之不得爵其父也故古者創業之王有追王之禮而繼體之王無聞焉三代之世兄弟嗣位代有數君不聞其封私親也漢宣帝不帝史皇孫光武不帝南頓君昭烈不帝祖雄父弘魏元帝不帝燕王宇晉元帝不帝恭王覲以爲帝者高祖有之以命子若孫子若孫謹受之以承制乎天下而已惡得舉而爵其私哉光武昭烈世絕而中興且不敢爲況入繼於中葉者乎廟興獻於京師上祀以天子之禮可也此嗣天子親親

之誼所得爲也若夫不考孝宗則禮不得考之焉孝宗有子久矣世宗安從而考之葢繼祖而已至於宋事異是英宗嘗養於宮四年矣已而歸已而又爲皇子於宮固親其身爲仁宗子而猶得顧其私親耶爲仁宗之子則不爲濮王之子不爲濮王之子則旣降其服矣降子之服者亦降子所以事父之禮稱皇非也稱伯亦非也父母云者吾之私中濮王者祖宗之公爵不帝后其父母則本生父母云者子之所不忍絕也廟濮安懿王於京師雖祀以天子之禮亦可也

必稱皇伯以爲禮則無有乎禮文亦不中於禮意葢無改其故而隆其祀斯兩得之歐陽子之議何可厚非哉春秋之義不以親親害尊尊尊也者立乎四海國中之上而制乎親者也國無二君尊無二上惟名不可以假人自天制之矣彼其生未爲天子未爲諸侯而其死也帝之公之吾高祖之所不然而國人之所不受也質諸孔子無以易此

皐陶庭堅不祀忽諸 文公五年

禮樂政刑四者之於治若循環然廢一不可有禮樂

而無政有政而無刑雖堯舜不治臯陶之爲聖禹稷契之匹也議刑於唐虞之世以助成堯舜之治其在朝也各任其一以司其事豈臯陶之長獨明於刑哉後之論者以爲臯陶無後由於明刑何其見之陋也六蓼二國非臯陶之後乎自受封虞夏以來歷殷及周幾二千歲而後滅於楚楚之悍虐所滅東南之國多矣夫不念先聖之德而奪其子孫之地罪在於楚其德之不建其民之不援而亡其國以失先聖之祀罪在於六蓼之人於臯陶乎何譏臧文仲之言所以

致思皋陶之意也以謂刑以輔德佐民而登於治春秋之世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聖人不作大亂不救正以時無皋陶故至此臧文仲之言所以致思皋陶之意也於皋陶乎何譏

秦伯以璧祈戰於河 文公十二年

升中沈幽王者之大典然祀而無祈焉其有祈也則以祈年則以祈雨爲生民也不聞其以祈戰也戰以鬬民而殺之不仁甚矣神其聽之乎神依於民不惡秦民亦不惡晉民秦求勝神將恤晉之民而庇之晉

求勝神將恤秦之民而庇之豈其以璧故而助秦以
毒晉哉令神且以璧故聽於秦則賄之靈莫之有極
矣城濮之戰神求子玉之瓊弁玉纓焉此子玉之妖
夢也非神也

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文公十三年

知命者聖賢之微言而小國之君不惑於死生之說
終遷國焉以利其民邾子之謚爲文有以也哉性命
之旨自漢以後儒者皆昧焉如夜不得以聞其實矣
然考之春秋之際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其

言性與子思孟子合邾文公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其言命與子思孟子合邾子可謂曰知命劉子可謂曰知性矣且其世雖亂而賢君賢士大夫時有所稱引往往皆先聖之微言易詩書之大旨其言仁義忠信禮樂政刑多所原本不謬於聖人或見於吳楚蠻貊之公子或見於式微小國之君散著錯出味之無窮吾以是知三代之學之未絕於春秋也於戲聖人之澤於是爲盛矣然有本焉不可不考而深思也周之制天子有太學

學有師傅坐而論道於天子天子之王子有少學學有師傅坐而論道於王子其諸侯之國莫不有學莫不有師傅以論道於諸侯與諸侯之國子其鄉有校其黨有庠其術有序亦皆有茂德老成之士以爲之師其名於鄉黨者必校序之成材故其升於朝廷者必鄉國之名士其平日所誦習者皆先聖之籍故其臨事所稱道者皆先聖之言當其盛也春誦而夏弦家喻而戸曉其流及乎旣衰矣而師傳有自淵源不絕昧於彼猶明於此失之甲猶得之乙故至於春秋

之世散著錯出者尚若此其有入也葢先王之教爲之也夷考其時佛老之說未入刑名法術之家未興而唐虞三代之書未火也其所爲國學鄉學之教條理本末必猶有存者於戲盛哉

楚莊王立 文公十四年

五伯之君其天資高而近於道者秦穆公楚莊王而莊王尤優于穆公此非世儒之所知也世儒之見齊桓晉文巳耳主夏盟擯戎貊巳耳有見於其功而無見於其德有見於其事業而無見於其性情則秦穆

楚莊幾何其不掩於齊桓晉文歟夫齊桓晉文之爲
聽行止於管仲舅犯焉一日無管仲舅犯則齊桓晉
文不能制一事而楚莊之臣其才皆在其下時行時
止莊王常自制之然而違道者少合道者多不知而
失道也有之聞道而復也甚易南轅北轅捷如轉丸
封陳釋鄭豁達大度不作京觀何其仁也不追華元
何其信也及其旣衰矣猶進諸大夫而屬之曰無德
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凡莊王之所以
治內治外用人出政莫非從其胸中而出之往往寧

厚無薄寧自處於退讓而不務與人爭故於道最近
令有道德之士左右導輔從其性之所近而擴充焉
以進於古王之學將南面而朝中國之君長雖役使
齊桓晉文可也齊桓晉文之美致飾於外焉耳秦穆
楚莊文章不足而質性有餘以功言之則齊桓晉文
聖人之所節取也以德言之則秦穆楚莊君子之所
不能没也齊桓晉文以其功功在中國故中國之史
官學士若左氏若公羊氏若穀梁氏以及國之大夫
鄉之耋老莫不稱之秦穆楚莊以其德德存乎性情

之際而時見於行事之間又格於中土之議論宜其沒而不得以彰也序五伯之烈齊桓爲首豈顧問哉論其德性楚莊最上秦穆次之宋襄次之齊桓又次之晉文最下是惟知道者辨焉

有蛇自泉宮出入於國如先君之數文公十六年

如先君之數附會之辭也以蛇出自泉宮故以先君之數數之也蛇非類也非類之物而以先君之數數之誣也左氏好言災應而常失之誣然又安得以蛇誣先君耶以蛇爲無知不得數以先君之數以蛇爲

有知不得繼以泉臺之毀毀泉臺不幾於懟先君乎
不神其蛇無所事毀神其蛇又不可毀矣故言之誣
於理者未有不自相牴牾者也

宋公子鮑禮於國人　文公十六年

昭公無道六卿國人皆遠之然而公子鮑厚施於國
中昭公若不聞也者而聽其所爲而終奪於鮑則昭
公之無道愚人而已矣夫君即無道常多所忮未有
願與人國者未有見人之著然將奪吾國而甘之者
然而鮑竭粟以市惠昭不禁鮑勤禮於六卿昭不禁

鮑徧恤於公族昭不禁是爲燕人李季也李季者好遠出其妻私有通於士季突之士在內中其妻教士裸而解髮疾走出門季曰何人也其妻與家婦皆曰無人季以爲鬼也而妻浴之以牲矢夫昭公非不見有公子鮑也公子鮑之施非施於鄰之人也固著然將奪吾國矣然而不禁是不誅夫解髮出門者也位喪身死爲天下笑哀哉雖然公子鮑之施危之甚盜而衣冠攫千金於市不遇能吏故沛然而去遇能吏必斃矣

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　宣公二年

羊斟以口腹之故不忠於御而陷華元於鄭師羊斟之無良國之罪人也使羊斟不以私憾而盡心厥事免華元於師中華元而歸其復見斟也將愧謝無地以君子事斟而恐不及焉斟不爲此而乃出於惡故君子曰羊斟非人也雖然華元爲軍帥而分羊不均致鬭於其御華元可謂不知兵矣君子上義武夫上氣大師之中進退由於一人勝敗爭於一事巵酒臠肉之細可以得人之心況武夫之所尤爭者將軍一

顧之榮也今將軍殺羊食衆而我獨不與恥孰大焉恥生憾憾生亂賊於其上而害及國彼武夫之所不復念也且夫詰朝之事方將深用其人而殺羊不須弃以怒之乎卽偶忘其人而羊不及則怨士尤甚爲主將者忽士之害甚於怒士怒士矧其所忽者御也左右肱股也怒士者殺其身忽士者亦殺其身華元憒不知此而來羊斟之侮昧於兵者也夫將軍者已之愛妾可以賜士而況卮酒臠肉乎卮酒臠肉之間大勝大敗之幾也彼羊斟者不足道而華元以此辱師華

元不可將矣雖勿贖可也

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殺其君 宣公二年

桃園之攻盾與穿之成謀也盾行而穿攻則盾若爲不知其事也者穿殺而盾入則盾又若爲乍知其事也者然而盾實知之也豈但知之寔是使之何則穿者盾之從子也而盾素嚴能持法穿即弑公非盾之命必不敢以聞於盾猶將利盾之出以逃於刑而肯迎之入乎其迎之者固無所畏於盾者也晉非盾不

能定策穿非盾不能辟刑盾之歸也晉人之願而穿之恃也且盾旣沛焉而奔矣終已不顧而去何國弗容胡爲逡巡竟上而遽復哉故不郎出山者待其事也聞弒則復者慊其志也故董狐曰亡不越竟也然又曰反不討賊夫盾惡得而討斯賊乎賊非他族賊之所爲非由他人與之謀君而又討之盾之所不能爲也何也盾夏日之日也有陽惡而無陰奸方䠶䠶然以靈公爲無道宜廢國人皆怨之宜無異議吾固可以不討穿耳於是盾之弑昭然不可掩矣董狐以

爲盾與穿成謀於家故行不出於竟穿爲盾而攻公故反不得以討穿之弑盾實使之也陰謀而行事發而復也豈徒因其不越竟不討賊而深文以罪之哉故孔子不之易而大書之曰趙盾弑其君信董狐也彼三傳者葢誤會良史之意矣歐陽子駁三傳以從經余本董狐以明孔子有能知董狐之辭者則知趙盾之弑矣然則爲法受惡非孔子之言歟曰非孔子之言也左氏也

宦卿之適而爲之田以爲公族 宣公二年

嗚呼此六卿分晉之始也驪姬之亂晉無公族矣無公族而以諸卿之子爲公族夫公族者公之族也何可爲也不幾乎亂宗而斬祀乎有國家者宗强則異姓不敢覬覦無事而昭穆有序親疏有等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是磐石之固也不幸有事擇其賢以奉宗廟外可以禦鄰國之侮而內以銷奸軌之心若曰此先君之子孫也君其子孫則人望以歸而國中有主雖强鄰悍敵不能誰何而況異姓之臣敢有他志諸呂嘗危漢矣而卒歸於定者以有代王也王莽

又嘗篡矣而漢卒中興者以有南頓之嗣也曹丕刻
削兄弟而典午奪之齊明帝滅其宗姓殆盡而蕭衍
奪之若乃天寶之亂房琯建分封之策祿山喪氣靖
康之難孟后下康王之詔中原歸心然則國之所以
廢興存亡者豈不以宗盟之盛衰哉況周制先同姓
後異姓天子則以伯叔昆弟爲城垣諸侯則以公族
公姓爲支榦所當厚爲封植而樹之以爲助者也晉
獻公惑於驪姬而坑群公子驪姬何知哉知樹奚齊
而已矣聽驪姬鋤公族則獻公之失也然獻公去公

族成公反之而宦卿之適以爲公族救其弊而滋之害他日六卿得以分晉者成公使之也不公族之扶植孽息而更爲之餘子公行以翼卿族其於周制也悖矣不亦謬於計哉夫世主逐世變之利而改祖宗之舊者未有不亂且亡者也

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宣公四年

詩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戲何傷然君臣不可相戲小人不可與戲君而戲乎臣失人主之重而替其德

刑則喜不足以勸而怒不足以戒喜怒無所宜德刑無所措則國隨之乃若小人者知巳而不知人恥小辱而忘大義戲人而勝則巳樂之人戲之而勝則巳憾之上而釁起於君臣下而讐結於朋友戲即所以爲虐也虐人即所以虐巳也靈公無睿聖之德而恣其戲於小人其取禍也不亦宜乎子公欲食黿以徵食指之動不得嘗黿則子公作矣靈公故不與黿以証指動之誣必嘗其黿則靈公作矣夫作殺機也此作而刃在彼矣彼作而刃在此矣所爭者先後發耳

靈公先則子公受之子公先則靈公受之此靈公之所以弑於子公也噫嘻殺生於作作生於戲宰夫解黿相視而笑歸生與其事焉戲之餘波也而蒙弑君之誅於春秋戲之爲德亦虐矣哉

秋九月楚子圍宋 宣公十四年

孟諸之役申舟戮宋公之僕而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其言似也其情非也夫申舟恃楚之强而後敢逞於宋是故引詩以折其人焉申舟不以楚其敢戮宋之僕乎此其所謂不吐乎剛也而非所以論於華元

也華元相宋宋役於楚者也乃不忍不假道之恥而殺申舟其言似也其情亦非也申舟恃楚故昔也敢戮吾僕今也不假吾道華元則安恃乎無所可恃而殺其使以怒楚有取亡而已矣九月之圍華元召之也其言曰鄙我亡也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然寧其伐我而亡乎何如不名其伐而無亡乎且吾未見鄙我者之足以亡我也川澤納汙國君含垢鄙我者彼之淺也不怒其鄙者我之深也爲華元者莫若偵其所由授辭關吏持節而導之曰寡君若聞子有

齊之行以大國無顯命不敢饗從者吾子已於事而復寡君願見如此則我自處於禮而以柔服剛以弱服强乃所以鄙楚也楚之羞也夫申舟先知其死而卒免於殺則德宋德宋必有助宋之言楚子先必其殺而卒出於禮則愧宋愧宋必有自艾之志楚之兵何辭而興乎由智者觀之申舟之過我則靖國之一機也而華元不忍區區之憤殺楚之使召楚之兵其亡者粱肉也而茹者苦蒸亭歷也斯其爲剛柔也悖矣是役也余無取乎華元

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於晉而免　宣公十四年

夫敵人之所忌者吾之謀臣策士也彼得吾十城不如殺吾一士然則吾寧失十城不可殺一士晉討衛以淸丘之役夫豈遂無辭以拒晉乎善爲衛者卑其辭以反使者而內脩征繕厲民以自固外致楚陳之援以待之晉見吾辭卑則疑吾有備疑吾有備而兵不敢以卽動則吾國家有閒暇矣於是益撫其衆益睦其鄰固足以待晉之來而無敗也且夫本救陳而怒晉者孔達也晉討則孔達懼懼則智生而力奮當

此之時一孔達有十人之用去孔達再進十士不如留孔達且安知晉人之非忌孔達而欲除之乎况衛人非不知孔達之賢者也謀臣策士國之榦藩榦藩墮則國滋削奈何殺吾重人以説敵耶既殺之因以爲成勞而室其子悲夫衛人之謀國也吾未見其能免也

初稅畝 宣公十五年

古之井田可復乎曰不可復矣然則富者連阡陌貧者無立錐有田者不耕而耕者無田不亦太苦此民

乎豐年則粟積於富人而貧者無餘蓄荒歲則耕者無秋冬之食而不耕者賣昨年之儲荒歲穀貴故富者之資日增而貧者之生日窘荒歲田賤故富者買之而地日闢貧者賣焉而地日促平日之耕者此人也歲荒而饑以斃者亦此人也夫有田者一而耕者百富者一而貧者百歲荒而饑以斃者此貧且耕者也則生者少死者多矣自富人視之曰此無田此無錢當死自人主視之則富吾民貧亦吾民也生可以俱生死不可以獨死而況死之數什九於生之數歟

仁人可以憂矣井田廢阡陌與阡陌之敝民由於不復井田之利也三代聖人不作秦楚之君出戰國之政之害後世由於不法先王之意也井田則不可復矣有王者起因乎時而權其中庶幾限民名田乎令使爲限田之制民不得過二百畝官五品以下不得過五百畝五品以上不得過千畝買田者書其舊新之數於有司有司察之限內者賦以常例限外者倍其賦役令下之日十年爲期其有踰限者以違制論田入官官畤其價而授之民夫踰限之田倍其賦則

利薄而人不肯買於所限之外十年論罪入官則害
重而人不敢不賣其限外之田官不出千畝五百畝
民不出二百畝則貴賤有等而貧富畧均有限田之
令而聽踰限者得自賣則非奪其田也可以無怨限
以十年之期而違期者乃入官則非暴於令也可以
必行如此而天下無甚貧甚富之家矣無甚富之家
而後利權不專於一人無甚貧之家而後生計不靳
於八口故貧者豐年有餘粟而後荒歲無饑寒貧者
居鄉有世業之田而後荒歲無逃亡之患彼流民者

大抵皆無田傭佃之人也無田則不足以有室家無室無家則鄉井不足戀而豪暴得資之以起故一人奮呼應者雲集漢之赤眉黃巾唐之黃巢明之流賊蓋皆起於凶年而發於一二么麽無賴之奸人遂至於亂天下此無他故則平日耕人之田而荒歲無可戀之業也廢井田而爲阡陌其禍固必至乎此也三代之季亦嘗亂矣春秋之國亦嘗饑矣而曾無流民之變如後世者井田有以繫屬之也顧井田之廢久矣其事重其政繁其人情不與相習殆不可復然而

限民名田以均貧富亦井田之遺意也後有君子講求而力行之上以盡代天子民之職下以貽子孫萬世之安兵刑以靖禮樂以興雖治侔三代可矣夫税畝者阡陌之漸也余有慨於此故推而論之

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宣公十八年

以外兵去內患此決癰之道也癰決而其人死死其人以決癰不如存癰夫癰者乘吾之元氣虛而毒我

者也權臣者乘君之不力政而偪君者也癰生補其正而疏其邪則毒自解權臣出修其政而明其禮則害自銷今以刀針決癰癰潰而毒入於內人必死矣以外兵去內之權臣權臣懼而害及於君國必亂矣故歸父之謀非方之善者也三桓之爲患處於肘腋非外兵之所能除猶癰之爲病生於肺肺非刀針之所能愈也危道也且三桓强歸父弱其勢不可以兩用兩用之則强者握權而偪君弱者援外而亂國三桓專而寵歸父兩用也宣公尤失之道在自强而已

矣宣公不能自强而使歸父聘晉以圖三桓此機之不可掩者也晉人遠而三桓近機見而害作三桓之亂且在蕭墻矣晉人庸可冀乎卽令三桓亂而晉人討公已遇害矣國且大亂矣則是外兵者決魯之癰而亦戕魯之命也宣公奈何用歸父之謀以自卽於危哉嗚呼殆矣

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 宣公十八年

殺適立庶襄仲之罪也襄仲之誅何可緩哉其時叔

仲惠伯嘗以爲不可矣而文子乃不能救之於當時以致文姜之戚哭而過市文姜歸齊齊人之怒可知已豈文子此時曾不知其足以失大援乎不知殺適之足以失齊則是不智也知其失齊而爲襄仲屈則是無勇也巳爲政而與襄仲同惡則是不忠也然而十有八年之後宣公則薨矣襄仲則巳死矣因追其事而歸獄於東門氏以鳴巳之正焉此尤不可以晚葢者也夫文子者陽爲名高而陰爲趨避者也當其時襄仲才而悍則文子避之今也公薨仲死無所畏

忌而正名可市則趨之是殆欲以欺國人而收事權耳嗚呼歸父則何罪乎孰知其巳不足以欺宣叔乎抑吾猶有猜焉謂仲殺適立庶其言在仲也其情不在仲在歸父也歸父聘晉謀去三桓以張公室公不薨則歸父之謀必作矣是季氏之憂也公薨則歸父不可復入矣是季氏之慽也是言也殆將以報謀我之怨而申其討歟故宣叔怒而曰欲去之則許請去之也要之季文子之機深矣於其殺適也黨於仲而免焉其怨其子也則嗚攻其父之罪而逐之古社稷

之臣公爾忘私豈其然乎初襄仲謀之叔仲惠伯曰
君幼如之何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焉何幼
君之有雖死其言勃勃至今猶有生氣以云社稷臣
叔仲惠伯近之矣



